



雾茫茫

彭荆风

院图书馆

群众出版社

雾 茫 茫

彭荆风 著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这部中篇小说，以十年浩劫期间，哀牢山南麓的一所监狱为背景，以细腻的笔调描写了各种类型的人物，善良朴实的监狱管理员、造反起家的残暴监狱长、受冤屈还关心别人的老干部、恶习不改的老土匪、愿向正义靠拢的小偷犯……围绕着一个无罪入狱的瑶族青年邓阿弩在狱中的生活，展示了一场善良与丑恶、光明与黑暗的艰苦斗争。

小说还写了美丽的瑶家少女盘细妹对邓阿弩的忠贞爱情。文笔朴实、流畅，故事曲折、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雾 茫 茫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25印张 91千字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108000册 定价：0.32元

一辆卡车上坐着几个公安人员，押着两个瑶族装束的囚犯，在刚刚挖出，坎坷不平的毛路上忽儿快忽儿慢地行走。这是横断山脉南侧，山势陡峭，曲折多弯。这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山间公路坡度又很大，卡车一会儿爬上了白雾迷茫的山巅，一会儿又落入了阴森的峡谷里，把车上那两个戴着脚镣手铐、从来没有坐过汽车的瑶族人邓阿弩和盘三转，颠簸得昏昏沉沉的，一阵阵心翻想呕吐。

邓阿弩本来是个黑脸膛，宽肩膀，体格结实的壮汉，由于在黑房子里关押久了，审讯过程中又饱受凌辱折磨，如今又在晕车，不仅脸上苍白，神态也虚弱得怕人。他昏昏沉沉地把头靠在长卡车栏杆上，半睡半醒地默不作声，只是有时想呕吐，才向外望上一眼，只见大雾茫茫，山野一片惨白。他抖动了一下手上的镣铐，觉得自己这些日子也是生活在一个浑浊的雾中，一切都迷蒙混乱了。自己本来是大山深处那瑶家寨的一个农民，听说要修公路了，才一片热心，和自己的未婚妻盘细妹推迟了婚礼来参加这哀牢山南麓的修路工程，想让这条路尽早穿过原始森林到达自己瑶家山寨，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自己仅仅由于心直口快，实事求是地在那些造反派批斗修路指挥长的大会上，表示了一点反对意见，却被那些人怀恨在心，制造了一件假案加以陷害，打成贪污盗窃和反革命犯。想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那缩在长

车角落里的盘三转一眼。都是这条癞皮狗胡说八道，乱供乱咬，才使得那些“造反派”能够利用他的假口供陷害自己。盘三转本来也在闭目养神，听见镣铐响，才把眼睛睁开，一见邓阿弩望着他，赶紧低下了头。他真怕邓阿弩眼里那两团怒火会喷射出来把他烧成灰烬。

他们是“同案犯”，按照一般常规，本来是不应该送往同一个监狱。但，他们单位的那个名叫黑熊的“造反派”头头却串通已夺了县公检法领导权的头头，要求把判刑十五年的邓阿弩和判刑三年的盘三转放在一起劳改。他们知道邓阿弩是个火爆性子，受了冤屈，一定不会放过从前是好朋友，如今是仇人的盘三转，天长日久，不怕不会发生冲突，邓阿弩在盛怒之下，肯定会揍死盘三转，这样即可借刀杀人，收拾掉盘三转这条已用过的狗，同时，又可把邓阿弩继续往死里推……

邓阿弩确实是恨死了盘三转，现在是有押解的士兵在旁边，还有钢镣铁铐紧紧扣住他的手脚，不然，他真的会扑上去把盘三转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撕得粉碎。

囚车在雨雾迷蒙的山林间奔跑了大半天，下午进入了一个两山夹峙的峡谷。这里有一座由监狱开办的小煤矿，附近几个县判了刑的犯人都是送来这里劳动改造的。

监狱由五米高的大石墙围着，墙外是被森林覆盖的黑黝黝的大山，峰峦直插云天，天上的云块飘浮到这里，也纷纷扬扬一片紊乱，好似被山尖划得七零八碎。入夜，山风呼啸，黑云低压，高山和黑沉沉的云天混为一体，抬头四望，如同坠入了一个深渊中，使人感到恐惧，窒息，觉得再也难以爬出去了。



监狱的高墙全部用每块约百斤重的巨大青石砌成，厚而结实。墙上装着带电的铁丝网；围墙的东南西北还有四个十几公尺高的岗楼，架着机枪和探照灯，由哨兵日夜守着。夜晚，哨兵不时开动探照灯，用那死一样苍白的强大光束在监房内外扫射，搜索……

监房附近就是煤矿的洞口。一矿车一矿车煤由绞车从洞里牵引上来，然后由犯人推着送往煤台，倒进煤仓，煤仓下边有几个眼；由人工操纵着，只要把煤眼一开，就可把煤漏进下边等待装运的汽车里。这里有一条简陋的公路通往峡谷外边，每天有不少汽车来运煤。

这正是晚班犯人下矿井，早班犯人收工的时候，这些犯人都戴着藤条编的头盔，穿着帆布工作服，系着矿灯，装束和普通煤矿工人一样，只是一个个脸含凄苦、忧伤，和工人的气质大不一样。他们出到洞口，由一个管理人员点验人数登记完毕后，就押送回监狱里去。也许是刚从暖和的矿井底下出来，受不了这秋天山风和冷雨的吹打；也许是监狱纪律规定，出了矿井后不能在井口耽误，必须赶快进监狱里去，这些犯人“一、二、三、四……”的大声报完了数后，就朝着监狱那边快步跑去。到了锁门口的岗楼底下，又由一个走在前边的犯人带头“一、二、三、四……”的大声再报一遍数，然后高声向岗楼上的哨兵报告：“报告大军，犯人×××报告，×名早班犯人下班回来。”哨兵厉声喊了一句：“走！”沉重的黑色铁门哐当一声开了，这些犯人就一拥跑了进去。

监狱的对门是管教办公室。这时候，邓阿弩和盘三转还站在办公室前的空坪上，由监狱管理人员对他们带来的行李、用具进行检查（这是每一个新犯入监时必须经过的手

续，由管理人员决定，哪些东西可带入监狱，哪些东西只能送到仓库保管，待刑满后再发）。邓阿弩痴痴地站着，任由那几个管理人员翻动他的东西，搜查他的身上，好象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似的，但，当他看见那些犯人从矿井跑出来，一个个从头到脚都象是墨染过一样的漆黑，又看了看铁门上用张牙舞爪的字体写着的“监狱”两个字时，心想，自己就要这样一身墨黑的在矿井底下以及那铁门里熬过十五年漫长岁月了。唉！自己一生清白，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心里一阵凄苦、绞痛，眼前一黑几乎跌倒了。

这时，一个年约四、五十岁，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矮瘦老头，向邓阿弩走了过来。尽管这身工作服无论长短肥瘦都合老头的身材，但，穿在他身上总使人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别扭，好象这衣服不是他的，是临时从别人那里借来穿的。

他望了望邓阿弩：“你怎么了？有病？”

邓阿弩脸色苍白地紧咬住嘴唇没有作声。一个押送犯人的班长，把这老头拉到了旁边，低声问道：“你是监狱管理员么？”

“现在是。”

“好，这个邓阿弩对判刑不服，说是冤枉，思想上很抵触，请你们多多开导他，”这个年轻的班长，在押送途中，断断续续知道了邓阿弩的一些事，又见邓阿弩虽然带着镣铐，那悲愤、委屈之情却溢于言表，可是那獐头鼠目的盘三转却畏畏缩缩，一看就知道心怀鬼胎。这班长从直感出发，也就不大相信邓阿弩是个罪犯。但，他的任务只是押送，无权过问案情，只能暗暗同情。所以，一路上尽管邓阿弩脾气

暴躁，不肯吃喝，他还是好言开导，劝说邓阿弩吃了一些东西。一切规章制度都作废了，打砸抢成了“革命行动”，他怕监狱里的人因为邓阿弩不服罪而殴打邓阿弩，就仗义执言，请这老管理员加以关照。对他这个押送人员来说，可能是违反纪律的事，但，在同情心驱使下，他却大胆这样做了，大约是觉得这位老人朴实敦厚象个可以信赖的人吧！

老管理员脸色庄重地点了一下头：“我知道了。”

东西检查完后，又给邓阿弩和盘三转卸掉了脚镣手铐，每人发了一套黑布囚服，一套帆布工作服，一双长统水鞋，一盏矿灯。然后，老管理员对着监狱那边大喊了一声：

“陈坚，你过来。”

一会儿，就有一个也是穿着黑色囚服，剃着光头的中年犯人从监狱里向这边走了过来。这个身材高高的人，嘴唇紧闭，瘦削的脸上显出一种沉思的神色。过来后，他在老管理员面前低下头来，话也不说，默默地等候吩咐。

奇怪的是这老管理员对这个中年犯人却很客气，先友好地向陈坚微笑了一下，才说：“陈坚，你把这两个新来的犯人带进监房里去。他们是同案犯，不要放在一起。”他指了指正弯腰低头装着驯顺样子的盘三转说：“叫他住在二组。”又指了指那神情昏昏悠悠的邓阿弩，把声音放低了，说道：“他对判决不服，就让他和你睡在一起。你注意一点，多开导开导他。”

陈坚仍然是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他一切都会照办。

老管理员想了一下，又说：“这个邓阿弩身体不好，先不要叫他下井劳动。让他在监房里学习几天，安定一下情绪。”

陈坚又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帮助邓阿弩提那简单的行李，领着他们向监房里走去。

监房里都是一排排平房，每个房间都有十来张双层高床，床头贴着每个犯人的名字。墙上挂着被煤弄得乌黑的头盔、工作服。一走进去，就有一股刺鼻的汗臭味冲来，呛得人恶心想吐。

邓阿弩昏头胀脑地跟着陈坚走进监狱，什么也不注意，叫他坐他就坐，叫他站他就站。盘三转那双贼眼却骨碌骨碌地乱转，东张西望地四处打量。心想，这地方还不错，有饭吃，有衣服穿，只是不晓得下井劳动可重？好吧！既然倒了霉，就在这里混个三年再说。

这时候，从矿井里下班回来的犯人，已经洗过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坐在床上、小凳子上休息。刚才那乌黑肮脏的怕人外表都没有了。只有几个懒人在洗澡时不怎么用心，鼻孔里、耳朵里，还留着一团团乌黑的煤灰。由于这时没有监狱管理人员在场，他们也就大胆地围上来，象鉴赏两件新送来的货物一样，把邓阿弩和盘三转从头到脚端详了又端详。有些年轻的流氓犯还在暗暗猜测，这两个人是为什么犯罪？脾气是倔强？还是懦弱？是犯罪的老油子，还是遭到冤枉的老实人？从他俩身上可有什么油水可捞？……

这些关押久了的犯人，都有些变态心理，希望常来些新犯人，这对于他们沉闷单调的生活，是个很有趣的刺激，就象在枯井里蹲久了，上边掉下一样东西，会使人突然情绪骚动起来。他们可以悄悄向这些新犯人打听案情，探问外边的情况。尽管这些都是监规纪律不允许的，有些人仍然大胆地这样做，这是监狱里的最新新闻，如不尽快打听到，真叫人心痒难熬。

陈坚把邓阿弩安置在自己旁边的一个床上，给他铺好了

床。开晚饭时，又去给他端来了饭。这天晚饭正逢十天一次的加菜，包谷当中掺了米饭，还有一碗酸菜炒肉，对于天天是白菜、苦菜、萝卜下饭的犯人来说，闻到这肉香真是馋涎欲滴。可是邓阿弩却痴呆地对着饭菜，一点也吃不下。

一个小流氓犯把邓阿弩估计成了有精神病的傻子，嬉皮笑脸地端着碗过来，说：“怎么？在外边好的吃多了，吃不下？来，哥们帮你的忙。”说着，就要伸手去端那碗酸菜炒肉。

邓阿弩还是神情木然地也不理会这些，任由这个小流氓去端他的菜。陈坚却生气地大喝一声：“走开。你又想来捞什么油水？”

那小流氓犯看来有些害怕陈坚。赶紧缩回手。走远了才嘴里不干不净地咕哝着一些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清的骂人脏话。

陈坚已习惯了这些社会小渣滓的表演。他也懒得和这个小流氓生气，而是把饭菜推到邓阿弩前边，诚恳地说：“吃吧！不然晚上会饿的。这里是监狱，饿了，可没地方买东西吃。”

邓阿弩仍然不作声也不吃饭。看见监狱里这些奇形怪状各种神态的老老少少犯人，他心乱得如一团麻，哪里还能吃得下饭。

陈坚也看出了邓阿弩是满腹冤屈难以进饮食。这可使他对邓阿弩充满了怜惜和同情，不由得微微叹了口气，又劝道：“到这里来服刑，是要参加劳动的。吃饱了，才好劳动呀！”但见邓阿弩还是神情恍惚地不说话。他只好把饭菜盖起来：

“好吧！我给你留起来，等会你饿了再吃。”

在这同一时候，盘三转在另一间监房外边的小桃树下已

经很快就和几个流氓犯混熟了。一个年轻的流氓犯问他：“小伙子，怎么进来了？”

盘三转红着脸吞吞吐吐，想说又不好说

几个小流氓犯同声哄了起来：“嗨！还象大姑娘似的不好意思呢！当了劳改犯，剃了光光头，有什么害羞的。害羞就不要作案嘛！说呀！几年？”

盘三转被这几个家伙逼得没办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

那个小流氓笑道：“不重，不重，三年一眨眼就过去了。老子比你重多了，十年！”

盘三转好奇地望了望这个小流氓犯。这是个长得眉目清秀，有着一双机灵而又狡猾的眼睛的年轻人。心想，这个人倒怪，判了十年刑还这样满不在乎。十年是三千六百五十个昼夜，可不好熬呀！

那个小流氓嘻皮笑脸地道：“望着老子干什么？老子又不是大姑娘，有什么好看的？你是什么犯？和我一样也是采花蜂吗？”

盘三转不懂什么叫“采花蜂”，就笨拙地问道：“你说什么？”

那几个小流氓哄地一下大笑了起来：“他问你可是强奸犯？”

“不，不。我只是拿、拿了别人一点钱。”盘三转红着脸赶紧申辩。虽然犯了罪，他还是觉得做强奸犯太丢人了。在瑶家，喜欢哪个姑娘尽可大胆地说，耐心地建立感情，可不兴强奸，那会砍掉脑壳的。

“啊！是火枪。伙计，我们是同行。”旁边那个小偷犯凑了过来，显得很亲热。这是小流氓们的江湖黑话，把小偷叫

做火枪。“你才三年，我七年。你比我轻多了。”

盘三转这个第一次作案就落了网，而且还连累了邓阿弩的新犯，本来是害怕、后悔、惭愧各种心情都有，这时候，和这么一伙恬不知耻的社会渣滓混在一起，那仅有的一点点羞愧之情也就消失了。他是从瑶山来的，食量大，那些小流氓们还大方地把自己的包谷饭，酸菜炒肉扒些给他，一边扒饭菜，一边还说：“吃、吃、吃、吃饱了，好对付劳改，哥儿们是讲义气的。”你一句，我一句的，把个盘三转耍得晕头转向。他很高兴，真没想到在监狱里还会遇见这么多通情达理的人。

他们正厚颜无耻地笑着、闹着，老管理员进监房来巡查了。他见邓阿弩还在难过，不吃也不喝，只是微微皱了一下眉头，并没有把这看作是情绪抵触。他把陈坚叫到门外悄声说了句：“你辛苦点，耐心开导开导他。这些少数民族大多是心直口快，性情刚烈。注意不要出事情。”

当他往盘三转这边走来时，那几个小流氓犯眼睛尖，轻轻打了个唿哨：“嘘——柳矿长来了。”就象老鼠见了猫似的，轻捷地一下就散开了，丢开盘三转一个人手足无措地走又不敢走，只好蹲在那小桃树下低着头装着吃饭。其实，老管理员早看到他们了。心想：这个盘三转和邓阿弩进到监狱来的表现真是两样啊！他不禁厌恶地摇了摇头。走过去故意问道：“盘三转，你习惯这里的生活么？”

盘三转赶紧站起来低头回答：“习惯，习惯，这里蛮好。”

那些闪在附近的小流氓犯觉得这个盘三转回答得很蠢，都互相做着怪相，偷偷地笑了。

老管理员声音很严厉地训斥盘三转道：“犯了罪，要老实

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不要一来就和反改造分子混在一起。”

盘三转觉得这老管理员虽然是身材矮小，其貌不扬，却是威严逼人，吓得手脚颤抖，饭碗都有些端不住了，只能低着头答应：“是。”

等老管理员走了，那几个小流氓犯又溜了过来，亲热地安慰他：“伙计，别怕。现在这个时候当犯人挨打挨骂是常事，这种屁事加不了刑。”

盘三转揩着额头上的汗珠道：“我可真怕他，那么厉害！”

那几个小流氓又笑了起来：“一回生，二回熟，多挨几次训，你就不怕了。”

盘三转又悄声问那个小偷犯：“怎么老管理员叫我不要和反改造分子混在一起。你们搞了哪些反改造？”

那个小偷犯脸也不红地笑了起来：“嘿嘿，没有什么大事。上个月，我想约几个人爬墙逃跑，被一只乌骨鸡告发了，在犯人当中批斗了一顿。他们就说这是反改造。呸！老子只不过在这里闷得慌，想出去逛逛。”

盘三转望了望那高大厚实的围墙，吃惊地问：“这么高，还爬得出去？”

那小偷犯得意地说：“我们几个人商量好了，半夜里一个踩着一个人的肩头，搭人梯爬出去。自从发现我们有逃跑打算，才在墙上装了电网。唉！如今真难逃跑了。”

“你们也太大胆，不怕加刑？”

“我们这种人嘛！监狱是常来常往之地。只要能出去舒服几天，也不管那些了。”

“难怪老管理员说你们是反改造分子。”

那小偷犯却笑了起来：“哈哈！他还骂我们。其实柳管理

员自己也和反改造分子差不多，不是造反派对他宽大，也该剃光光头了。”

“怎么？”

“他原来是这个矿的矿长，公、检、法一砸烂，他就成了‘走资派’，有人还说他是我们的黑后台，我们是他的社会基础。呸！老子们和他才不沾亲带故呢！如今是把他降成管理员，叫他戴罪立功，罚他带我们下井劳动。他有什么神气的，我们哪个不知道他的底细？高帽子都戴烂了好几十顶呢！”说着，又小声哼起了一支曲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这支语录歌，本来是用愤怒的旋律谱成的，到了这小流氓口中，却成了软绵的怪调，叫人听了直想笑。

这些话对于盘三转来说，真是新闻。他这个在大山里长大的瑶家土二流子，还从来没和这些脸皮厚心里黑的小流氓打过交道呢！他觉得这些人不仅有趣还有本事，也就对这些家伙佩服得五体投地，和他们哥呀、弟呀的喊了起来。

这天晚上，风很大，呼呼地把门窗刮得直摇晃。邓阿弩焦躁地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望着窗外的高墙、铁丝网，与天空混成一体漆黑大山，心也象铅块压着一样的沉重，天哪！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呵！

陈坚也一直没敢睡，不断安慰邓阿弩：“你这样急不好，你应该相信党的政策。”

邓阿弩见自己进监狱来后，一直受到陈坚的关切，就问陈坚：“你犯了什么罪？”

“他们说我是反革命！”

“反革命。”吓得邓阿弩一翻身从床上坐了起来。这太可

怕了，自己怎么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睡在一起？这，这怎么得了？他从小生长在对敌斗争极其尖锐的边疆，过去当民兵队长时，常常以自己能和反革命作斗争而自豪，却没有想到今夜会和反革命睡在一起。尽管他自己也被别人诬为反革命犯，但，他自感清白，还是照样痛恨那些反革命。他象那些突然发现自己不慎和一个霍乱、麻风病患者挤在一起的人一样，紧张得一阵阵打冷战，鸡皮疙瘩爬遍了全身，整个心房也痛苦地收缩起来，他忍不住长一声短一声地呻吟开了。

“你怎么了？”陈坚以为邓阿弩病了，想伸手去摸摸他的额头，看可是发烧了？但，邓阿弩立即象怕沾到了瘟疫一样，大声吼叫了起来：“走开！坏东西，不准你挨着我。”

他的声音是那样凶狠，愤怒，在这夜深人静时，听来也就特别尖锐刺耳。把屋子里睡觉的犯人都惊醒了。

有个犯人生气地坐起来，责备邓阿弩道：“你吵吵嚷嚷的干什么？搅得大家都睡不成觉。你不睡，我们要睡。明早我们还要下井劳动呢！”

有的犯人也责骂邓阿弩：“你这个家伙怎么能这样对待老陈？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监房里的电灯是通宵达旦亮着的。在昏暗的灯光下看去，那些已经醒了，和还未醒的人的脸色是那样难看，一个个显得疲困、苦恼、凶恶、狰狞。使他如同坠入传说中的地狱鬼群中一样，他再也受不了了！脑袋象要爆炸似的胀大起来。一个绝望的念头从他脑子里闪过，我情愿死，也不能和这些反革命在一起……

他象疯了一样，赤着脚跳下床往屋外就跑，跌跌撞撞地冲往那紧锁着的监狱铁门，用脑袋，用拳头，用脚，乱撞，

乱敲，乱踢，声嘶力竭地狂吼着：“开门，开门！让我出去！”

岗楼上的哨兵警觉地开亮探照灯，用雪白的巨大光束罩住邓阿弩，把步枪瞄准他，厉声喊道：“滚回去！听见没有？再闹，我要开枪了！”

同时，把通往值班室的电铃拉响报警。

邓阿弩并不后退，还是疯狂地摇撼、敲打着铁门，声音嘶哑地喊着：“你们开枪打死我好了，我不想活了！啊！啊！我不想活了！”

这一阵大闹，把整个监狱里的犯人都惊醒了，他们不敢走出自己所在的监房，只是披着衣服站在门窗内偷偷向外窥望。有的老犯人在监狱里呆了十几年也没见过这种大胆行为，吓得直吐舌头：“唉呀！这是冲击监狱，再不退回来，哨兵真的会开枪了！”

可是这个拼着一死，完全陷入了疯狂状态的邓阿弩，还在不顾一切地乱喊，乱撞着铁门。

按照监狱里的规矩，不论白天黑夜，犯人在监狱内，必须远离围墙和铁门五公尺，如果超越了这个警戒线，哨兵就有权力开枪射击。幸好今晚值岗的是个比较稳重的老战士，他认出了这是一个新犯，同时也想到，这犯人这样愤不欲生地乱撞乱喊，一定有原因，也就耐着性子没有轻易开枪。

陈坚并不因为邓阿弩骂了他是反革命而生气，他是个久经锻炼，又本性敦厚的人，完全理解这瑶族汉子所以会这样疯狂地失去理智，是冤气郁结所致。他赶紧穿好衣服，急步跑到岗楼下，大声叫道：“报告大军，这是个今天才送来的瑶族新犯人，还不懂监规纪律，精神也可能有点毛病。请允许我把他带回去。”